

民国“二张”友情:将军和文人的莫逆之交



▲张恨水

▲张学良

张恨水(1895—1967),曾名芳贵,学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6岁蒙学,入当地书馆就读。11岁读《残唐演义》,爱不释手,遂又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据其《写作生涯回忆》中介绍,十三四岁时,即从《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的文本及其批注上,“读懂了许多典故”“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

1912年秋,张恨水的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他随母亲和5个兄弟姐妹返回老家安徽。

辍学的苦闷,迫使张恨水不能再潜心阅读。次年,他考入孙中山设在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因经费不足,学校常常被迫停课。这使他有机会写诗填词,借以宣泄自己的苦闷。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尚

的笔名“愁花恨水生”。

1914年秋,他离开苏州,以才学在汉口谋得为一家小报写补白的营生,其时年仅19岁。张恨水开始用“恨水”二字作为笔名。“恨水”是缘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1924年4月,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开始连载9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连载57个月之久,街谈巷议,轰动全城。

不仅是民间百姓喜欢张恨水的小说,就连“东北少帅”张学良(1901—2001)也成了张恨水的“粉丝”。

张学良读了《春明外史》,甚是喜欢,因此便有了少帅来访张恨水之举。这在北平成为当时的美谈。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少帅很爱慕张恨水的才学,欲请张恨水到司令部当秘书。张恨水拱手婉拒。

张恨水一家,人口多,经济尚不宽裕,张学良为接济他,责成有关部门授予他挂名

“参事”,就是那种只领薪水,不参政务的闲职。

张学良原本想出自己的传记,一直无合适人选。张恨水见少帅如此信任自己,自然欣然允诺。但因时势政局不断变化,一直未动笔,即不了了之。

到了1928年,张学良在沈阳办《新民晚报》,特函张恨水为他写一部长篇小说。张恨水念旧情,遂写《春明新史》,在《新民晚报》连载,给该报赚了不少人气。

1930年,《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后,社会上有传闻说,小说中刘将军抢沈凤喜为妾,是暗喻张学良。又传说张学良闻知,摆下鸿门宴,请张恨水到奉天,拟报此仇。

张恨水果真有奉天之行,张学良非但未加害,反而以礼相待。宴会上谈笑风生,其间还聊起关于《啼笑因缘》暗喻之谣言。

张学良开怀大笑:“无稽之谈!”然后当众授“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事”两职给张恨水。自此,张恨水每月可领薪俸一百银圆。

后来,张学良因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囚禁在贵州息烽。1946年,张学良在软禁中给张恨水寄了两首诗。张恨水将诗发表在他在北平主编的《新民报》上,并写下沉痛按语:

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有张将军新诗两首,真纯可喜。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列归于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探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花镜。将军之兵读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今日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将军积压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何如也!

可惜的是,张恨水终身并未与少帅相见,不仅仅是他,张学良被软禁后,当年大多数的友人也再未见过面,而当他恢复自由身之时,那些友人大多也已作古。(摘自《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现代出版社出版 汪兆鸾/著)

老张记(二十五)

人吃饭、和朋友散步,或每天花几分钟给亲近的人发信息。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举动,往往能带来真实而持久的情感支持。

逐步建立更有益的社交方式。参加兴趣小组或社团活动,通过轻松的社交互动扩大社交圈。记住,不需急于与很多人建立关系,哪怕是一个新朋友的出现,也可能带来真实的情感连接。

学会接纳并调节情绪。可以学习简单的情绪调节方法,如正念冥想,学会觉察并接受自己的情绪。通过理解内心的真实需求,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减少对虚拟亲密的依赖,转而寻求更实在的情感满足。

通过社会的关怀与支持,我们可以帮助这些个体更好地面对现实中的情感挑战,找到归属感。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我们都不应忘记:真正的情感连接来自真实的互动和理解。

在这个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真正的解药,或许就藏在我们身边,在那些微小但真实的日常互动中。

(摘自《现代家庭》2024.11 高浩容/文)

琼瑶小说名,个个藏着一首绝美诗词

《一颗红豆》

《相思》
唐·王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还珠格格》

《节妇吟》
唐·张籍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水云间》

《木兰花》
五代·李煜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
凤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
归时休放烛光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几度夕阳红》

《临江仙》
明·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庭院深深》

《蝶恋花》
宋·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月满西楼》《却上心头》

《一剪梅·月满西楼》
宋·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翦翦风》

《寒食夜》
唐·韩偓
恻恻轻寒翦翦风,小梅飘雪杏花红。
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烟雨中。

诗情画意、意境优美,是琼瑶小说的一大特点。大量诗词歌赋的运用,让原本通俗的言情小说拥有了超凡脱俗的飘逸气质。从《诗经》到汉魏古诗;从唐诗到宋词;琼瑶小说的书名个个都藏着一首中国古典诗词。光看书名,诗意就已扑面而来。

《一帘幽梦》

《八六子》
宋·秦观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
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
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烟锁重楼》

《凤凰台上忆吹箫》
宋·李清照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
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
武陵人远,烟锁秦楼。
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
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碧云天》《寒烟翠》

《苏幕遮》
宋·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彩云飞》

《宫中行乐词》
唐·李白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
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
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菟丝花》

《古意》
唐·李白
君为女萝草,妾作菟丝花。
轻条不自引,为逐春风斜。
百丈托远松,缠绵成一家。
谁言会面易,各在青山崖。
女萝发馨香,兔丝断人肠。
枝枝相纠结,叶叶竞飘扬。
生子不知根,因谁共芬芳。
中巢双翡翠,上宿紫鸳鸯。
若识二草心,海潮亦可量。

《青青河边草》

《古诗十九首》
东汉·佚名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月朦胧,鸟朦胧》

《江城子》
宋·贺铸
麝熏微度绣芙蓉。
翠衾重。画堂空。
前夜偷期,相见却匆匆。
心事两知何处问,依约是,梦中逢。
坐疑行听竹窗风。
出帘栊。杳无踪。
过黄昏,缠动寺楼钟。
雨不来春又去,花满地,月朦胧。

《在水一方》

《蒹葭》(《诗经》节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邈迥从之,道阻且长。
邈迥从之,宛在水中央。

不只是书名化用诗词,琼瑶还常借书中人物之口以诗词来传递心声。除此之外,其创作的200多首歌词几乎都化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篇幅有限,不再一一列举。如此种种,皆显示出琼瑶深厚的文学造诣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借鉴,让人由衷叹服。(本版稿件据“大象新闻”12.5)

